



客星山：亟待擦亮文化地标

朱田文



王诗祺 摄



翠屏山下子陵村 (朱田文 摄)

富庶的姚北平原上，兀立一座小山，那是东汉严子陵少年时安家并最终归葬之地。清代，在这座小山上发现了一块《汉三老讳字忌日碑》，它被誉为“浙东第一石”“两浙第一碑”。

严子陵的高风亮节，成为中国士大夫、知识分子的人格标杆；桐庐的严子陵钓台，游人如织；《汉三老碑》现藏于西泠印社筑石室，被视为“镇社之宝”。

然而，姚北平原上严子陵归葬并出土著名汉碑的小山，近百年来一直冷清、孤寂，只有杨梅年年红，青草黄又绿。

这座小山名叫客星山，也叫陈山，紧挨着翠屏山。

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打造“翠屏山中央公园”规划，把翠屏山的概念扩大至东西延伸40公里。今后，客星山必将引来人们的关注。

一位归隐者： 后世千古咏不休

“五月杨梅正满林，初疑一核价千金。”杨梅时节，在慈溪友人徐长军先生的陪同下，一早来到横河镇。这里是慈溪与余姚的交界处，南边有翠屏山脉连绵起伏，至北边突然断裂，陡然耸立一座孤山，形如金字塔。这就是客星山。此地，东临平畴旷野，北濒滔滔姚江，南连绵延的四明山余脉。

汽车驶入山脚下的子陵村，经村人指点，沿山经过一条小路，直抵报恩禅寺。停车后，步行踏上一条山路。只见路两旁满山坡皆是枝繁叶茂的杨梅树。正是杨梅上市旺季，不少村民在采摘杨梅。

走到半山腰，见一处略为平整的台地，竖立一块石碑，正面刻着：“严子陵墓，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”；落款为“慈溪市人民政府，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公布，二〇一八年六月九日立”。

背面有简介如下：“严光，字子陵，今慈溪横河人，两汉之际著名隐士，以高风亮节闻名天下。年轻时与刘秀同游学；王莽称帝后，恶其篡汉而屡拒征聘。刘秀中兴汉室，子陵拒受谏议大夫，隐居富春；后再拒征召，以八十岁高龄卒于陈山。严子陵葬于陈山。其墓旁唐时有《汉严光墓》题石，南宋后陆续建祠堂、高风阁、高节书院等。今仅存明代《汉征士严公墓》和民国《客星山谒墓记》碑。”

相传刘秀称帝后，曾三次派人邀请严子陵入京，与之畅叙友情并同榻而卧。睡醒，严以足压刘秀腹上，刘亦不以为然。次日太史上奏：“昨夜客星犯帝座，甚急。”刘秀笑道：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

这就是客星山名称的来历。

站在客星山半山腰眺望，慈溪城郭隐约，田野阡陌纵横；山脚下，不时有高铁列车快速驶过。

两年前的杨梅时节，与慈溪同学俞士强、胡伟奋等一起登过一次客星山。士强同学老家就在横河子陵村，四十年前，我去他的老家，听他说起过客星山的传说。去年拜谒客星山之后，老同学寄来《客星山顶的传说》《打半山》《严子陵倒穿木屐上高山》《秀表一方客星山》等文章，它们详细讲述了客星山的来龙去脉和民间传说。

登上山巅，极目四眺，一览众山小。“其实山顶相当平，方圆足有三亩。昔日山顶曾建过房，种过地。”俞士强说。

下山之后，徐长军见我意犹未尽，提议去子陵村看看。村委会主任童炜科弄清

我们的来意后，邀请横河初中的王诗祺老师来村委会办公室与我们见面。

年近六旬的王诗祺老师说，严子陵年轻时曾与刘秀同游学，子陵居长，相互结下了深厚友情。刘秀创建东汉基业，史称汉光武帝。身为九五之尊的刘秀，没有忘却昔日与子陵的情谊，深知这位学长是个饱学之士，意欲聘为谏议大夫，但遭到子陵拒绝。最后子陵隐居富春江畔青山绿水之间。

在王诗祺老师编写的《子陵村》村志中有《客星古迹》一章记载：陈山，又名客星山，位于村境西南隅。东麓近陈山村小岙，南与陈山岭与翠屏诸山相连，西接田畴，北麓近大浦（东横河），为东汉高士严子陵隐居与谢世后墓葬之处。山阜陡峭，孤峰突起。因严子陵“客星犯帝座”的典故而得名。

在这册尚未印行的《子陵村》村志中，列出与严子陵有关的遗迹共有：灵瑞院（灵瑞塔）、高风亭、严子陵墓、石碑坊、《客星山谒墓记》碑、高风阁、高节书院、严公祠、子陵祠、客星庵、逐高亭、苍云亭、丝瓜亭、客星庙（光武庙）、四将军庙、月德庵、严陵坞、华清泉、古客星桥、子陵滩、客星古渡、客星桥、庙桥等，共计23处。

《子陵村》记述：“高节书院，规模宏敞，布局乘山腰、随地势，前低后高，呈阶梯形。建筑结构为三进，有殿、祠、堂、斋一百余间，学子二百余人，学田180亩，调拨学米三百石（一作二百石）。”可见当年书院规模宏大，学子众多，可惜早在元代就已湮没。

王诗祺说，严子陵不贪图高官厚禄，甘于清贫，其高风亮节，一直为后世儒家所称颂。子陵村，民国时属绍兴府余姚县高风乡第十二保、第十三保、第十四保。1961年至1966年属余姚县城北区高风人民公社。此乡名有“高风亮节”之意。

乐承耀先生所著《宁波古代史纲》有“东汉名士严光”一节：严光不慕仕途、不贪名利的高风亮节，受到后人称颂。历代在客星山建造了不少纪念物。南宋嘉定十七年（1224年），在严光的墓左边建高风阁，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，增建高节书院。1937年，在客星山的山岙里建高风亭，亭上题写了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中的名句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”遗憾的是，此亭也毁于动乱之中。

五代十国时，在客星山山巅建一座灵瑞塔院，是江南最早的寺院之一，名扬一时。

客星山除了自身独特风貌外，出于对严先生的敬仰，世人先后建有许多纪念性建筑，使其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山。岁月流逝，春去秋来，当年山间诸多建筑荡然无存，只有残砾茅蒿。

而严子陵隐居垂钓之处的桐庐富春江畔，形成了“严子陵钓台，天下第一观”的佳境，坐船凭吊，游人众多。

多年前笔者曾拜谒严子陵钓台。从富春江上望去，古坊、亭阁、洞门、井泉以及严子陵祠，沿江高阁连亘，粉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古朴而雅致。“富春江诗文碑林”长廊刻有谢灵运、李白、白居易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东坡、陆游、汤显祖、康有为、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人的诗文。据统计，从南北朝至清朝有1000多位诗人、文学家来过此地，留下2000多件诗文。真可谓“坐钓桐江一派水，清风千古与台高。”（宋·史吉卿）

一块汉石碑： 浙东书风传百年

令人惊叹的是，在这座小山中发现了一块了不起的石碑，全名叫《汉三老讳字忌日碑》，简称《汉三老碑》。

光绪《余姚县志》记载了此石的发现经过：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五月，山民上山掘土，于客星山高风阁左下方掘得此石，觉得很平整，原打算用来砌墓，后见石上有文字，不敢轻易移用。不久，被当地诸生朱仁山发现，他告诉了住在客星山下严子陵坞的金石爱好者周世熊。两人相约同往探视，发现碑额断裂，无法辨识立碑人的姓氏，所幸石刻文字尚完好，共计二百一十七字。于是，周世熊连夜用小舟载此碑归家，移置家园山馆，择吉日建竹亭以作保护。

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秋，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余姚，其中一队官兵进入余姚富绅周世熊家中，欲生火烧饭，但灶台倒塌，于是从后院移来石块、石碑，砌成灶台。

后太平军撤出，周世熊从乱石堆中找出石碑，见石碑左侧已被熏黑，而文字无损，大感惊喜和庆幸。后来此碑被视为神物，远近乡邻前来拓取碑文，一时间成为能避邪的“风神碑”。

几十年之后，周世熊家道中落，这块

石碑经由古董商人陈渭泉之手，流入上海古董市场。

1921年，一日本古董商人欲高价收购此碑，运往日本。为防止《汉三老碑》流出国门，上海知事沈宝昌与好友姚煜这两位富有民族责任感的仁人，联络西泠印社诸仁人，一起发起了赎回《汉三老碑》的募捐活动，得到沪浙两地政界、军界与社会贤达的广泛响应。

当时，浙派篆刻家丁辅之正在筹划西泠印社的园林建设，杭州西泠孤山就缺一件“有分量”的宝贝。丁辅之与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一起，发布了《辛酉回建汉三老碑并建石室募捐公启》，有识之士纷纷响应，后用8000多银圆回购三老碑，又用2000多银圆在孤山上兴建了“汉三老石室”以安置此碑，保护了这一价值连城的国宝。

《汉三老碑》刊刻于东汉建武年间，无撰书者姓名，书体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。现存石碑高九十一厘米，宽四十五厘米，四周俱损，呈不规则的曲线状。碑面文字共存二百一十七字，主要记载立碑者祖父母、父母的名字及忌日。

《汉三老碑》是我国东汉时期书法艺术的典型代表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，把《汉三老碑》视作篆书向隶书发展并成熟的分水岭。有关专家认为，《汉三老碑》书法朴拙高古，浑厚遒劲，堪称汉碑中的上品。而且，在越人聚居地发现这种带有中原文化属性的早期文物，极为罕见。

西泠印社社长兼秘书长、当代著名书法家陈振濂先生在各种场合反复推介“镇社之宝”《汉三老碑》，他说：“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上，有一些旧人旧事是不能忘怀的。吴昌硕等人抢救《汉三老碑》，是二十年代印社史上标志性的大事。”

了不起的是，这块不起眼的“灶台石板”，改变了浙东书法史。“浙东书风”经过唐宋时期虞世南、米芾、赵孟頫等书法大家对于浙东地区的书法影响，至明清时期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其中，慈城人梅调鼎在同一时期横空出世，集《汉三老碑》以来的浙东书法大成，确立了浙东书风的艺术特色，其后涌现出赵叔儒、马衡、钱罕、潘天寿、朱复戡、沙孟海、凌近仁等一批书法大家，书风一直延伸至当代。

《汉三老碑》目前为国家一级文物，被誉为“浙江第一碑”，成为西泠印社的“镇社之宝”，可谓“一石撑起一片天”。

一座客星山： 翠屏画卷添风采

“一柱孤撑杏坞间，人言此是客星山。流风百世今谁嗣，应诏诸生故未还。”（元·黄潜《陈山晚泊》）

子陵村村委会主任童炜科介绍，2006年，村里曾做过一个关于严子陵遗迹文化旅游开发规划，打算先造一个牌坊，后来因为缺乏资金没有实施。

被誉为“东汉高士”的严子陵，与王阳明、黄宗羲、朱舜水、严子陵、侯霸三位同窗的故事展开：严子陵被刘秀请到洛阳后，劝说刘秀不立纪功碑、不查“效忠王莽信”、并拒绝入官为官，最后归隐垂钓。

该剧编剧为我市著名剧作家杨东标，他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演绎出生动的故事，并赋予了该剧当代意义及人性思考：为官必须清正为民；人生有多种选择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政，做自己喜欢的事一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。可惜，因种种原因，此剧演过几场后就不再重演了。

两次登上客星山，有一个问题萦绕脑际：严子陵、《汉三老碑》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，这么珍贵的书法遗存，汇聚于一山、一村，却为何一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？

据了解，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打造的“翠屏山中央公园”，属于四明山系，处于北纬30度附近，东西绵延40余公里，包括五磊山、大霖山、翠屏山、凤凰山、栲栳山、九垒山、老鸦山、桐岭山、东茅山、西茅山、云山、鞍山、达蓬山等。可以说，翠屏山脉横贯镇海、慈溪、江北、余姚等区域，大部分在翠屏山脊慈溪一侧。“众多如画美景点缀其中，烟霞云雾逍遥其上，鸟鸣溪唱暮鼓晨钟萦绕，恰如其名。”

而客星山位于翠屏山的西北端，可否列入“翠屏山中央公园”范畴。笔者建议，对客星山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，拓宽进山道路，重建高风阁、高风亭等部分古建筑，在《汉三老碑》发现处竖立纪念碑或纪念亭，把客星山建设成为一处历史文化的胜地。

登临四望，云横九脉，天低吴越，思接千载……



严子陵画像



严子陵墓遗址 (朱田文 摄)



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 (朱田文 摄)